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2

T5449/2942

居易堂集卷之二

書

與葛瑞五書

弟徐枋頓首頓首致書瑞五道兄尊前弟自二十四歲而遭家國之變今忽已四十三歲矣覩顏偷生于喪亂憂患之中轉眼不覺遂二十年回首二十年中其所遭萬死而一生及自分以必死而一死及必不欲生而復倖生者不可以縷述也退之云譬如痛定之人回思當痛時未知若何以自處也而況今二十年矣而痛尚未定者乎噫爲可悲也蘇子卿陷身絕域十九年而歸漢所謂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千古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下讀之猶爲隕涕今已二十年而日月尚悠嗟乎人生幾何何以堪此弟今年纔四十三耳而鬚髮半白齒牙搖落而筋骨關竅之間自知有浚入之病嗟乎憂能傷人其信然乎然以二十年倖生而自謂尚可與兄披襟解帶而無愧者非獨以杜門守死爲然也此二十年中所成書通鑑紀事類聚三百若干卷廿一史文彙若干卷讀史稗語二十餘卷讀史雜鈔六卷建元同文錄一卷管見十一篇計成書亦且幾百卷矣然弟之無愧于兄者不在此也二十年讀書課文編輯之中蓋亦有得於身心之學焉聖賢每謂能自得師又謂無常師弟雖不敏然於土室面牆形影相弔之時而往往自得師也於古於今所聞所見有一人一事之可敬可羨者輒以自驗吾能如是否也有一人一事之可羞可惡者亦輒以自驗吾能不如是否也有一人之砥行於一世而失節於臨時者輒以自驗吾能不如是否也有一人之脫略於形骸而矜慎於衾影者亦輒以自驗吾能如是否也偶見古者於極寬大中而忽引繩批根于一人一事輒以自問吾罹此何以自處也偶見今世於極慘覈中而忽踈節濶目於一人一事亦輒以自問吾遇此得毋苟免也如是者二十年於茲矣矻矻窮年孜孜不倦蓋吾心無一息之停也孟夫子所云孤孽之操心者乎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魯論曰君子坦蕩蕩惟其終日乾乾夕惕若所以能坦蕩蕩也所以第二十年來于平居時若履春冰之必陷也若蹈虎尾之必啣也及至世路構稽天之波弋人布彌空之網而我坦然未嘗動吾心而嬰吾寧也何也自信我之必不預于是也必不預於是蓋以平時淡自處無以招之也苟平時淡自處無以招之而吾不幸而仍闌入其中此亦定命也此亦無悔于中者也又何以動吾心而嬰吾寧乎凡事之足以動吾心而嬰吾寧者皆前有以致之而後有以悔之者也苟前無所致後無所悔則斯人而斯疾吾又何與焉東漢黨錮之禍徧天下

名士無得免者而夏馥申屠蟠陳寔則獨免焉其免也不於其後而知之也於事而有以知其確然不染者不於世之遺其人而知之也於其人之自處有以知其確然不染者苟夏馥申屠蟠陳寔而仍不免吾知其所自處又必有以異于人矣此弟之素所蓄積也操此心二十年而于貴賤貧富之界則已劃然于中無所淆奪矣獨於生死之際恐尚未能持之確然而處之悠然者是所望於吾兄一言之起予也然所謂未能持之確然而處之悠然者非不知義死之足貴非不知倖生之可羞也恐明知其貴而不能貴之恐明知其羞而不能羞之也且恐知其貴而或促

之促之而反潰也知其羞而或激之激之而反餒也
弟嘗舉此說以講論於親知友朋之間或有爲之說
曰此向平所謂讀易損益卦而已知富不如貧貴不
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者乎曰非也此悖道之言也
若此言之信於人吾知其喪故吾而改素節者踵相
躡也趙元叔曰不飽煖于當今之豐年夫飽煖之愈
於飢寒人人而知之也惟以義較之有飽而其害勝
於饑者有暖而其害過於寒者故寧去飽煖而就饑
寒耳若曰錦繡之美不如粗布重裘之溫不如露肘
芻豢之旨不如草根食前方丈之飫不如藜藿不糝
有是理哉苟一反而真知粗布之不如錦繡也露肘
之不如重裘也草根之不如芻豢也藜藿不糝之不
如食前方丈也而有不盡去粗布露肘草根藜藿而
錦繡重裘芻豢方丈之是趨也哉昔驪姬之適晉也
蓬首而泣流涕被面及與君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
其泣之過也彼固不知嫁之爲美也又何怪今貞女
烈婦終身不字者有矣盛年自毀者有矣其性豈有
異乎人哉彼固洞然乎男女大欲也居室大倫也而
事固有重於此者故不得不忍而出于彼耳豈貿貿
焉而謂琴瑟之調嫵婉之好顧不如窮獨伶仃枯槁
而瀕死乎果貿貿焉以從之吾知其不崇朝而去之
潰然若水之決而趨下而不可止也蓋以窮獨零仃

枯槁瀕死之萬苦而難居而琴瑟嫵婉之多娛而易處也故君子之所以自處于貴賤貧富之交死生之際必精求而審處之惟其講之精而處之審故富之以萬鍾千駟而不顧貴之以三公之位而不易貧之以饑寒顛仆而不悔賤之以編氓一介而不移然後刀鋸湯火視之如歸不動聲色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唯明知富與貴之可欲而必不可處明知貧與賤之可惡而必不可去惟明知其可欲而不處則其不處也爲可久明知其可惡而不去則其不去也爲可恃不然鮮有克終者矣

故曰此言而信于人而喪故吾改素節者踵相躡也而人又謂殉節爲易守節爲難爲烈婦易爲節婦難而吾又謂其非也人有幸而致死者矣未有幸而終節者也故曰死節易也而不知不倖死則死節難矣人有不幸而改節者矣未有不幸而再生者也故曰守節難也而不知以守節致其死則守節爲易夫守節者守其所以死也因時制宜從容中道不後時而忍濡不先時而傷勇不得死所而不隨得死所而不去正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日出而起日晦而息也孟夫子曰繇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吾亦謂非吾之能死也乃死之爲吾所也此其所以爲難也史遷曰非

死之難處死爲難知言哉不然僕隸賤人尚能引決况天下之士乎吾之所謂難者吾之所謂未能持之確然而處之悠然者此也嗟乎二十年之所有得者如是二十年之所不能自得者如是惟吾兄有以教之弟枋再頓首頓首

答宮保張大司農書

名有譽

徐枋頓首頓首敬答書於宮保大司農閣下枋生也晚然竊論當代人物及古今得失之林間嘗慨然以爲閣下固國朝三百年來名計相也以閣下德望之崇規摹之遠何難使國有文景之富俗有成康之隆也哉顧乃崩天邁禍宗社爲墟致竄身於香林白社

以老俯仰今昔能無法然昔張蒼爲漢計相佐高祖定天下功名克終封侯累世何其盛也以蒼之賢詎能望閣下哉而人生遭逢不同有如此者又可慨矣然伏念古人正復有如閣下之所處者李伯紀無救于中原之陷家鉉翁不能挽臨安之亾意者天篤生若人又以振兩間之正氣維萬古之綱常爲大且重而非所論於一國一朝之存亾乎至于國破以後名臣遺老其立節之嚴處身之當遠者吾不能知若大江以南固未有如閣下者也閣下自託於和光以曲全其峻節自逃于無所可用以并泯其苦心所謂二十年如一日者惟閣下一人耳今世亦須才矣亦嘗

搜羅于我朝之名臣遺老矣如某公某公者亦嘗改
故吾而從之矣枋嘗竊論之以爲今世之須才正如
以新造之家須健婦以立門戶則其所求者將刺繡
之工乎詠雪之才乎抑有待於操管鑰之能擅籌算
之長者乎其所求在此而不在彼亦斷斷明矣乃所
謂刺繡之工咏雪之才無不致其招徠褰裳就之而
素負管鑰籌算之能有克家賢助之稱者獨能自託
於清淨蔬素若一無所可用使求才者獨不我及以
終其身於老寡婦噫不亦難乎閣下固國朝三百年
來之名計相也顧獨能泊然二十年以自老於香林
白社其苦心峻節又何以異此嗟乎以閣下而自老
於香林白社此枋始不能不致惋於閣下之遭逢而
今則又不能不致歎于閣下之苦心峻節也枋獲侍
屨杖望顏色者十有七年於茲矣十有七年中之所
以觀于閣下者如此故敢因賜書而一及之至於鄙
文固謬未能一言之幾乎道過蒙獎飾復何敢當冬
間擬輯二十年來拙著之略有當者爲一集未知得
遂否承委大音先生遺卷謹題壁上惟有以教之浚
秋寒燠不時伏惟道履自玉不宣

答靈巖老和尚書

底事亦熟聞之以不足罣我胸臆故不復置之齒牙
浮雲太虛不特不足累亦正復不必知也所以尊教

居易堂集卷之二
所云助喜則未必而懊恨則絕無之然愚意以遭之而喜則反似胸中猶有物在不如竟不知之爲更愈耳未知和尚以爲何如像法末流鬪諍堅固風波噂喅在所而然所賴大人者兼容并包如水入滄溟金投大冶遇之則化歸之則融天下無復事矣不然其間詎能以寸哉是吾今日之所以益心折於吾師也

與堯峰月涵和尚書

名南潛靈巖嗣

杞人之天既墜然豈無斷鰲足而柱之煉五色石而補之者鄙意百凡宜以靜鎮之即此天而終墜矣尤宜以靜鎮之何也動固無益也况人定自能勝天乎近者頗聞山頭不無紛紜我心悵然及雙老札來云一衆星散我心益悵然及聞吾道兄獨襆被書卷振策登山不覺以手加額曰賴有此耳宋紹興中金亮南侵兵焚采石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獨張魏公以一小舟徑進一軍見之以爲從天而降遂以退敵今以合衆下山之時而吾道兄奮然獨往何以異此古德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今日若無道兄一人不幾疑此語爲欺我耶亦不幾令天下後世謂法門爲無人耶心折之至不覺開懷饒舌惟心亮之近來聞見頗多不愜鄙望處獨賴吾道兄一人爲狂瀾一砥耳并望敬致老和尚爲萬世觀瞻不佞弟不勝手額望之

與天善開士書

世外之人擁膝瞌睡忽然風吹一信幾於天墜海翻
爲之陡然而醒亦陡然而病也旬日以來繫念兩山
寸心如灼既而念之人生力量全在死生憂患時用
必須於極震動中鎮定極忙亂中整暇始驗平時學
問得力處耳譬如阿家翁平時節衣損食持籌握算
積之既厚即遇水火盜賊非常緩急寧爲所困哉法
門今日固是非常之變兩山堂頭自是非常之人當
自處之裕如即吾法兄學問有素自無須凡夫爲不
量力之涓埃也以相念之極不覺饒舌及此一哂置
之

答惲孫菴書

名曰初字仲升毘陵人

退之生平倔强高自標置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
之列及讀其答殷侍郎書抑何下也至云每逢學士
真儒歎息踖踏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于人
嗟乎非侍郎之所論述有以浚服退之之心及退之
之勇于求道絕不自欺其能如是乎雖然侍郎所論
述訓詁之書也而退之推尊若是苟進其訓詁者而
昌明聖學克紹宗傳則所以推尊之者又當何如乎
此所以兩月以來不肖時時服膺我孫菴先生而不
能去諸懷也不肖前伏讀先生論性書漸涵反覆幾
於寢食其中枋雖於大道蒙無所進然正如撥雲霧

而見日星縱不知天官律歷之學亦無不欣覩者及
昨復讀山陰劉先生行狀則更歡喜踴躍咨嗟讚歎
而實以爲當世之大文也不肖枋兀居士室孤陋寡
聞而獨於史學微有所見每歎休文腴而不核延壽
雋而無緒遷固風規于茲虧損至後世之史史法全
亾故叙致劇詳而面目不出即如李伯紀一傳至一
萬五千言而其全宗社於一言係存亾於一身精采
殊未嘗也朱考亭一傳亦八千餘言而至其晰微言
紹聖統精微殊未闡也嗟乎亦可見傳一鉅人成一
鉅篇之匪易矣而况劉先生狀寔兼伯紀紫陽之傳
合而成一文者耶其難更可知矣而今讀尊著則如
聞其言如見其行事非有以扶摘心傳大開生面寧
詎臻此乎吾以爲子瞻之狀溫公實未能爾也歎服
歎服至性命之學枋雖不敏竊不敢自棄則更願先
生有以卒教之

答友人書

僕作畫三十年而賣畫未及數載始者實以避世之
人不應復以姓名筆墨流落人間而比年以來物力
日艱人情日索當世之一銖一縷既爲不飲之泉而
同志故人可以通有無相緩急者又皆自給不暇又
見古人立身常有持之過峻而事窮勢極反致盡失
其素者故不得已而賣畫聊以自食其力而不染于

世耳然非我求蒙迫而後應且賣者不問其人買者不謀其面若百年採箬桃椎織屨置之道頭需者隨其所值亦置道頭而去仍不與世相接而與物交關也而僕以為克類致義之盡究非埋名避世之所宜私心自期俟前歲營葬買山二事積逋既完仍當課童豎勤畊作捆屨織席為圃灌園以自資而竟謝筆硯此吾心也今不知我者至因僕之賣畫而屢屢強其所不欲或欲書字或須面請爾爾則輸重價不爾則未能如值僕笑謝之曰若欲求富當不為此故為署門曰避世之人杜門却掃近資筆墨聊以全生非以涉世蓬蒿弗翦猿鶴無驚幸孰甚焉蓋有所謂也然此自以諭不知我者耳若足下久要雅誼自託心知何亦涉于一二俗人之態而強我以所不欲耶僕之所不欲者任王生持吾畫冊逢人便售耳豈有他哉若謂山中書硯之物猶足償僕畫價隱囊塵尾王謝家風動皆珍貴僕雖愚猶自能知之一笑一笑

與朱致一書

名用純

附答書

五年濶別三年訂期然後得一晤言一晤言而後喜可知也然別則五年聚僅五日彼此所歷之千頭萬緒欲吐之千言萬語俱不及一二兩人如望氣者俱各領之雖云心領然究以未能大暢彼此之胸懷至今為之耿悒又承吾兄首肯於弟若於五年前有所

進者弟自譬正如草根花朵其長易見其妍易知然
究無根蒂遇風則折遇雨則零矣至如吾兄學道有
素已如棟梁喬木驟而挹之未見其加于前也而光
輝篤實處自是日異而月不同何況五年耶弟有心
學問而苦無師傳就吾一二心折之友又未能日聚
一堂切磋勘驗窮年累歲弔影面牆靜中固未敢一
刻放吾心而無如未得把柄故乍開乍塞旋悔旋復
一日之中輪迴升降不知其幾且結習既浚塵根難
泯故既知之而復入之既悔之而復犯之嗟乎阿難
所云安得有如來惠我三昧耶言念及此不但通身
汗下當亦自爲拊心而悼也如何如何至於弟於五
日之間細窺吾兄精神收斂工夫縝密全於起居語
默飲食動靜時體認幾至一毫不漏弟實爲心折此
實近來學道者所絕無也近來學道之人或竟以道
自任然夷考其實大有敗闕處不特燕居獨處時時
露布即稠人廣衆中亦或自不能檢點已爲明眼所
炤破者不少故弟心折于兄以爲此寔當今學道者
所絕無也但願吾兄以此縝密工夫直下錙錘於弟
使弟知所依歸知所循繹則是吾兄之大有造於我
也弟之所祝禱于吾兄者唯此耳倘吾兄果以此子
爲可教不吝時一過從使弟得信所懷來則感佩當
何如耶諄切諄切

古人三日不見輒擬刮目相待何況五年弟自問行無所益學無所得冒昧而前慚對良友若吾兄則德高而懷益退學大而心益小足見吾兄省治之功精矣密矣其為進境弘矣多矣接見九月朔日書猶慙慙懇懇自視愈欲然不足而謬以弟為少有所知委懷下問者無乃捨秋陽之曜而資螢燭之末光忘洪河之流而涓涓勺之微潤耶然弟安敢仰負虛懷不一竭其固陋以報尊旨今人有以程子主敬之學為執著而不圓通者又有以為未足盡聖人之學者弟獨以為敬即天行之健天一息不健則四時不行一端不健則萬物不生易於乾言健不言敬於坤言順即言敬聖人法天之健故六經四子皆言敬也一敬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能事畢矣堯之允執厥中敬也舜禹加以惟精惟一而敬尤著不敬則禩何絲精不敬則輟何絲一自是以後歷聖羣賢未有外敬以為學至於文王而詩書所以言其敬者尤為曲盡使非文王實有以積中而著外安能稱道精微若是故曰文王我師也但敬有自然者有強勉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自然之敬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強勉之敬也吾輩能于一念之發一物之應實下強勉之功自然漸進有得以吾兄之二十年大節苦行敬身之道當今之世孰逾吾兄而手教猶云結習既深根塵難泯既知之復蹈之既悔之復犯之此吾兄之所以既弘且毅必求至于聖人之域而吾黨之所以仰望而莫可幾及也然所云既知復蹈既悔復犯必有實見其然而非貌為是說者此無他主敬未密耳視聽言動載從內出或從外來未有不聽命於心者聽命于心而以吾之神明才力可否行止其間未有不可行而不可行可止而不可止其所不可止行其所不可行者也但此際幾微之辨最宜體勘可否或出於太虛或出於偏著此人心道心之殊誠偽之判而王霸之所由分也要之吾心若能時時警覺則虛與偏著亦自有不容掩昧者故易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即或事大理微學有未及則參之前言往行質之友朋議論亦所以盡敬也雖事理極明且易苟平昔此心放倒臨時安得卓然不亂故君子有全體之敬有隨事之敬隨事之敬即是全體之敬但於動而為用更加之意耳竊觀吾兄酬應人倫微喜諧謔雖無損于大節要非君子之所宜為何者德盛不狎侮也書所云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猶是為治天下須得人心人力者言之若學者之事則身心之間何處可容狎侮身狎侮而其職不修心狎侮而其體不立所謂德盛不狎侮者正以狎侮之非有害于人而有虧于吾德也孔子曰修己以敬已非外人物而為孤子之己修亦非外人物而為偏寂之修與人接物而不失其敬正是持己而不失其敬故一修己而人安百姓安弟嘗謂若視他人一分可忽便是自己一分學力未到此語諒不悖聖賢修己之言蓋聖賢實見人之于我此心同此理同吾無可驕於彼彼無可為我忽也夫婦之愚不肯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夫又可忽乎哉夫又可忽乎哉狎侮之心畢竟起於忽人忽人之心畢竟起於不自修未見自修之至而猶忽人者也此允恭克讓所以為堯之德溫恭允塞所以為舜之德也忽人亦有二故一則以自矜而忽之一則以非人而忽之吾兄檢身若弗及寧復自矜然吾而智則易見人之愚吾而賢則易

可行而不可行可止而不可止其所不可止行其所不可行者也但此際幾微之辨最宜體勘可否或出於太虛或出於偏著此人心道心之殊誠偽之判而王霸之所由分也要之吾心若能時時警覺則虛與偏著亦自有不容掩昧者故易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即或事大理微學有未及則參之前言往行質之友朋議論亦所以盡敬也雖事理極明且易苟平昔此心放倒臨時安得卓然不亂故君子有全體之敬有隨事之敬隨事之敬即是全體之敬但於動而為用更加之意耳竊觀吾兄酬應人倫微喜諧謔雖無損于大節要非君子之所宜為何者德盛不狎侮也書所云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猶是為治天下須得人心人力者言之若學者之事則身心之間何處可容狎侮身狎侮而其職不修心狎侮而其體不立所謂德盛不狎侮者正以狎侮之非有害于人而有虧于吾德也孔子曰修己以敬已非外人物而為孤子之己修亦非外人物而為偏寂之修與人接物而不失其敬正是持己而不失其敬故一修己而人安百姓安弟嘗謂若視他人一分可忽便是自己一分學力未到此語諒不悖聖賢修己之言蓋聖賢實見人之于我此心同此理同吾無可驕於彼彼無可為我忽也夫婦之愚不肯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夫又可忽乎哉夫又可忽乎哉狎侮之心畢竟起於忽人忽人之心畢竟起於不自修未見自修之至而猶忽人者也此允恭克讓所以為堯之德溫恭允塞所以為舜之德也忽人亦有二故一則以自矜而忽之一則以非人而忽之吾兄檢身若弗及寧復自矜然吾而智則易見人之愚吾而賢則易

見人之不肖吾兄負絕世之識抗曠古之操凡至乎前者智且失其為智賢且失其為賢而况乎愚不肖在彼猶自灼見分量無可遁藏而况吾兄之超然玄覽于其上然而以高臨下君子所戒所以見人之非亦繇于不能自忘于善但比傲然自得者為有間耳二者皆學道之障害此須直下斬截如操銛鋒利鏢更不可犯乃見學力竊觀吾兄之意又欲先得乎道以為之主而後可以言學此猶狃於參禪學佛者之見若聖賢之道則不離乎事物物即事事物物而道在即事事物物而學在苟欲先得乎道而後言學則離道與事物而二之亦析學與道而二之矣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然後可到簡易地位若先以簡易存心便入異端去惟於事物而見其簡易故雖應天下之事接天下之物而不覺其煩難若舍事物而求其簡易則苟應一事接一物便覺煩難不勝紛錯此弟所以謂禪學與聖學絕不相同而吾兄亦既驗之而有見者矣若謂學無把柄但深探六經四子之書而把柄在焉吾兄之所以憂無把柄者亦坐既知復蹈旋悔旋犯故耳則弟所謂聖賢之學無過一敬者正乃把柄之所在也以敬而學學安得不博以敬而問問安得不審以敬而思思安得不慎以敬而辨辨安得不明以敬而行行安得不篤以敬而與人接物與人接物安得不盡其道敬猶長隄巨防防之密也滴水不漏敬之至也毫髮無尤故一敬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能事畢變通鼓舞盡利盡神希聖希天之學盡在於是程子謂敬乃徹上徹下之道者正以此也然此亦就弟鄙見云然未知當否伏望條其得失而明以教我若弟於力行則猶未有得觸處過端怨艾藜生嘗自歎念同志者寡輔仁無徒非吾昭法其誰與歸此番入山見吾兄勇猛精進壯志無前不勝慶幸願吾兄惕之勉之又堅持之即所以所自惕勉者倡我於前又以所自堅持者翼我於後幸後之日相與有成庶上以仰承先志下以不虛此生亦不負吾兩人生而同時同地同志同道無鹵莽滅裂半塗自廢而為異端曲學所笑以後音問往來務各言其所得交勉其所不逮亦無為徒相贊許近于標榜者之所為禱祝禱祝懇切懇切

答退翁老和尚書

昨承法諭謂枋處人子之難得盡人子之道可以為千古人子之法獎譽過分夫豈敢當惶悚惶悚復示周儀部玉鳧先生談笑辭世而和尚謂故臣遺老當此之時談笑而逝似不相宜躓哉言乎此千古所未發實千古所未曾見及也天地之內不可無此語然愚以為死生之際人所難言根器不齊識趣各異要

未可一律而論當審其人生平所自持以觀其臨命一息之表見苟其人而真忠臣真孝子真聖賢佛祖則臨命之頃啼笑俱優如其不然笑固不可期哭亦未為得也如曹瞞分香賣屨千古笑罵其鄙褻復為後人勘破此正阿瞞以欺天下後世謂其無心於漢祚耳此言一出其惡愈甚嗟乎於此可見苟生平如瞞則當其死時悲喜語默無一而可矣周儀部天真粹白瑜不掩瑕忠孝皆本自然胸中絕無一物非末世矜持名跡以行仁義者比寔未知其易箒時果復何如若誠如尊諭意者以二十五年倖生為憾而今而後始得灑然從吾君於地下遂听然而笑乎抑或
以二十五年之久而猶能不失其身猶得見吾故君而無愧因含笑入地也且至性之士哀樂過人嘗有笑而悲恨甚于哭泣者古人往往見之要未可一律而論也故愚意死生之際人所難言當就其人生平而論之耳未知和尚以為何如至文章一道不朽盛事亦未易言而大要可指有無定之法有不易之體惟其無定故千變萬化而不窮惟其不易故觸緒縱心而必歸控馭如鉅冶然金鐵既鎔惟意所命儻忽傾寫鐘鼎斯成而鼎不訛鐘鐘不濫鼎無定之法不易之體具在是矣而近世不察多失其宗言法者病之於泥不言法者病之於疎而文章之道幾為不開

之茅徑矣承示古無定體非無定體也風氣有殊也譬如古者茅茨土階而今者金門玉堂奢儉美惡亦已懸絕矣而上棟下宇其體豈變哉又示詩宗漢魏漢魏以前無漢魏其宗六朝三唐亦然愚意惟其無前所以爲宗也譬如佛法拈華之前豈必復有拈華少室之前何嘗復有少室但今之人惟知求漢魏而不知求其所以爲漢魏但知求六朝三唐而不知求其所以爲六朝三唐是病在不知其所以宗而非宗之過也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又云惟古于辭必已出吾亦謂苟造其極何必古人真能叙事便是馬班真能修辭便是檀左真能訓辭深厚便是典謨真能詠歌盛德便是雅頌亦何法之可循而不知真能叙事必合馬班真能修辭必合檀左真能訓辭深厚詠歌盛德必合典謨雅頌何也是實有不易之體古人已立其極而吾不能出其範圍也杜少陵句有云未及前賢遞相祖述不有其體復何祖述哉然是求之學與道而非求之文章之法與體也深造於學自得其道則有無體之體無法之法不假繩墨自中規矩不循陳筴自合古人游刃灑斤無所不可矣復承以禪論文如曹山不借臨濟無依雲門闢機惟能不借斯成至文誠至論矣愚則更謂真能不借則盡借而無害真能無依則重依而無累真能闢機則循門守

轍而自成機軸矣故惟太史公可以盡借國策世本
惟蘭臺可以盡借史記盡借國策世本而不貶其爲
史記盡借史記而無累其爲漢書蓋惟能盡借而無
害方成其爲真不借也未知和尚以爲何如忽承垂
教發此狂言汗漫支離竦罪竦罪

與堯峰月涵和尚書

豐山有石鐘霜既降則鳴蓋有其具得其地遇其時
則不能已於聲也他山之石雖和霜而不能鳴豐之
鐘非霜降而亦不能鳴何者三者不能相并也維人
尤然此阮嗣宗所以有廣武之歎而桓宣武所以有
平乘之悲也今以吾道兄著作非常之才臨三楚憑

弔之地而當今俯仰流連之時而登山臨水而遇物
寫懷有不著書克棟者吾不信也雖或今者現身法
王息心道要舉今古塊壘文章結習一掃而空之然
愚以爲真意所寄正自不妨一存本色不然讀哀郢
之篇歌弔屈之賦攬衡湘雲夢之奇擷幽蘭搴芳杜
吾道兄其何以爲情乎老和尚行後不特弟一人無
所歸依舉三吳同人如赤子之離慈母故亟望老和
尚速鼓慈棹即賦歸來也惟吾兄力勸駕焉自春而
夏而秋計道履勝善珍重不宣

與寶安去息和尚書

名居溟靈巖嗣爲余族兄

兩年不侍慈顏不得音問中心怒如有懷莫寫惟時

從梁溪友人口中問訊道履平安耳前知吾兄已謝
院事退居一淨室中此時遠避塵俗稀簡應酬淡爲
得宜雖曰道人具菩薩心以救世爲亟然時節因緣
固有以不救世爲救世者此中尤須簡別弟嘗云聖
賢窮則獨善其身然獨善而默持百世之風教則其
兼善愈大而非末世以身殉物者可藉口達節矣

與葛瑞五書

昔人云借書一癡借人書一癡索書一癡以吾觀之
天下事寧獨以此爲癡哉凡嗜之膠於心而物不能
解者皆癡也當其專心致志舉吾之身無非是者故
饑寒不能慄吾體憂患不能動吾心舉天下之美好

不足以易吾欲而其所成亦遂以名天下而不腐於
後世昔人有嗜奕者每旦甫開睫仰而視其帷之頂
則有枰焉於是指點目瞬首肯而口囁嚅者皆殺活
爭劫之勢也嘗與友賭棋不勝心不服僂行而密算
之遂觸危石而仆碎首而殞焉夜半人救之始甦苟
無救亦竟以死矣噫何其癡也而其奕亦遂以無敵
于天下故如鍾繇學書嘔血破塚米顛乞帖發狂投
水非癡之極則亦不能精之至也不獨此也湯武之
放弒劉項之所爭奪以巢許之高及老莊之齊得喪
同視之寧不爲癡哉而究之巢許之硜硜必洗其耳
老莊之矻矻著書以必申其說亦未爲不癡也以吾

觀之古今之人不癡者何限而足以名天下而不腐於後世者必癡者也惟其癡愈甚則其誦愈極而其傳愈遠嗟乎當今天下非吾與兄其誰能癡哉昔蔡邕一見王粲盡以書籍與之此亦癡也沈約賞王筠之文劉顯推孔奐之博識出藏書相付此亦癡也劉孝標好學聞人有異書必往祈借此亦癡也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鈔寫此亦癡也何也人之有才與我何預而畀之藏書一人心目之力寧能盡天下之書而祈借鈔寫哉然今唯兄能為邕與約與顯而吾獨能為孝標與峻故吾願吾二人者循環於三癡之中而已

與靈巖曇應和尚書

名文果退羽老人嗣

風波之世鬪諍之交誓不欲以此身一涉其間故今不特欲口絕譏評亦并欲口無讚歎恐一有讚歎則又為不讚歎者生嗔耳如何如何此語并可一呈老人使一開笑口且以見不肖之所存也如何如何

與王雙白書

張默全先生藥囊擅和扁之術蓮社推宗雷之賢名滿三吳者三十年矣此固吾三吳薦紳先生所稔聞也而其內行純備孝友大節不愧古人實人所未盡知者近復讓數千金之產如棄敝屣去戶屨常滿之業如脫塵垢盡以與其弟而予身入山隱跡僧舍不

攜一童豎不應一世緣一室蕭然閉戶獨坐令人可望而不可即此其高風不尤古人所少哉不肖弟爲乞同志數人爲詠入山詩以贈之意必求當世鉅公而且志在山林者如高彙旃學憲馬爾采國博得推分贈言然後足垂不朽矣枋二十年土室薇蕨不繼且一家善病默老以參苓珍藥起之而且載酒問奇絕甘分少有古人之風吾心竊感之亦心竊高之此固左右之所目見而讚歎無已者也枋鄙瑣無似然素性硜硜不敢妄爲許與居常竊論交情自交情人品自人品不可以愛憎德怨絲豪夾雜若默老盛德實愧未盡形容非敢阿私所好也若彼虛憍浮慕盜譽標名者吾去之惟恐不速又敢從而妄諛之哉

與王生書

僕自滄桑以來二十餘年絕不刻一詩一文所以者何避世之人淡不欲此姓名復播人間也則僕之傭書賣畫豈得已哉僕之傭書賣畫實即古人之捆屨織席聊以苟全非敢以此稍通世路之一綫也而足下每每強僕以書字母乃與僕之初心大刺謬乎况僕之不書字亦正以苟全也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豈易一二爲足下道哉乃僕辭之甚苦而足下猶必絮言其人若何品行若何家世不妨爲書字噫何足下之難曉如是乎豈僕之有所揀擇簡傲而云然乎噫

亦謬甚矣僕嘗謂索僕書畫而必強僕以書字亦猶于茹素之人而必強進以魚肉既已謬矣及其堅辭而猶盛言魚肉之可食不更大謬乎承委種種并厚幣一一完璧鄙人硜硜苟非吾意雖千金所不欲也以足下之難曉也故特以書報

與朱致一書

附答書

表弟徐枋頓首奉書於致一大表兄尊前不肖弟自十六歲執經先師朝夕受教於先師者五年師嚴道尊耳提面命其切我以義而薰我以德實有古人之所少者實有稱說之所不能及者即今不肖弟稍知所自立又孰非五年中正其始之所造就乎弟故自

成童以迄白首服師之訓而佩師之德如一日也乙酉之變先公畢節於前先師殉難於後繼彭咸而遊汨羅又復一揆不肖弟痛之異之每一念至痛絕心肝必期有以寫吾心者時即矢意為先師作一傳欲俟於文事稍有闕見然後為之及執簡而受役於同人亦有年所豈反遺我初心哉第甫叙疇曩百端交集伸紙欲書而悲來輟翰者不知其幾矣今以衰病浸尋不欲更稽奮腕操觚努力從事為叅詳節概裁酌巨細勒成一篇繕寫淨本專函呈上雖心似踐而精已銷亾無有健筆雄辭可以耀日星之輝而炳川嶽之靈者則又終無以極吾心之所存也如何如何

惶悚惶悚謹東向再拜枋手白

表弟用純頓首頓首謹復侯齋老表兄尊前伏蒙高誼為先人撰傳見示兼拜手教懃懇備至恭讀迴環感而繼泣泣而且愧嘗論弟子受業於其師得以行成德立者雖曰淵源有自陶鑄有資亦由天挺人才其精神志慮自有以奮興而遠到也惟其才之偉傑為與道親故其於師門之一言一動一步一趨皆有以得其指趣而受其裁成古來聖賢所謂見知聞知皆是道也不然則雖日遊鄒魯之門墻日依闈維之几席亦何自而知其所以為孔孟所以為程朱也哉而其所得於師門者復有以身著之以言顯之之不同顏曾之在孔門奉無隱之傳不言之教神明默成以馴造道之極致而不聞頌揚孔子之為聖何如其至又何如其大此所謂以身著之也而孟子謂智足以知聖者則皆曰汗不阿私所好雖有若子貢宰我三子之德行若不逮夫顏曾而其美豈言孔子則亦未有若是精實至當者恭惟老表兄執經先人之日用純尚在童蒙顧亦嘗廁處其間竊見吾侯齋篤信之恩固已與諸從遊者有別維時侯齋科名甚早志氣甚盛方謂大其師承者在乎經國家而利民人不謂先人旋踵尊先公之後痛從彭咸遺則而吾侯齋亦遂屏居土室抑何不幸然而四十年來履非常之危遇歷百折而不同於一日則於師門之所承傳亦既身著之矣雖始也入奉趨庭之命而又出聆函丈之誨既也內懷偉元攀栢之痛而又外深端木築室之悲然自非天挺人才自以其身維繫千古之綱常羣倫之名教亦安能在三之際盡孝盡義若茲也即不復以其文為先人揚芳播烈而後世皆知侯齋徐先生為節孝朱先生弟子其於先人為有光而滋重也多矣况復舉先人一生綱紀布列彙而為傳則是身著言顯一人兼之以先人之名德大節或不負乎斯文用純則何幸而邀此榮施蓋自顧不肖幼聞嚴訓又得中表子弟仰觀尊先公大君子之末光而且蒙先人之澤與吾侯齋契誼浚厚垂五十載然而悠悠畢生無所振奮即比於沒溺塵溷者差若有間然不過朽株枯木同為腐廢既不能以行諸身者發揮先人之遺緒又不能以其言導揚萬一能無媿歟若夫銜戢之忱充溢五內子瞻謂多言何足為謝仰祈炤悉不宣

居易堂集卷之二終

居易堂集卷之三

書

致巢孝廉端明書

附答書 又附書後一則

滄桑以來揮忽二紀俛仰宇宙眇焉無儔獨我端明
 孝廉歸然靈光故國完人天下仰望不啻松喬之在
 霄漢間不肖弟忝屬同心神往徒切而欲一促膝論
 心則無如端老既廬墓不出不肖弟又土室自錮也
 常與佩遠語及左右戲謂之曰吳子素有神力能致
 吾兩人一時會合否佩老云吾不能必巢子以必來
 猶不敢強昭法以必往也乃於昔春道駕忽越二十
 餘年足不踰戶不接親故之例破格遠顧迴旋二百

里之遠踰嚴城遇非類而不惜再越宿始到吾草堂
此種至意未知不肖弟何以得此於端明孝廉乎驚
喜感愧殆不可言然乍接顏儀猶以為夢中相見既
得促膝論心則以為巢子真從天而降也驚喜感愧
又何可言即滿堂賓客無不相詫巢孝廉破二十餘
年之例特枉徐子山居誠一時美談千秋盛事也第
恨別去之促僅僅脫粟一飯遂復返旆昔郭有道過
袁奉高不宿而去鍾士季見嵇中散一辭而返始以
道駕之枉存既用自詡既以道駕之旋返又濬用自
懼矣悚息悚息如何如何別後倏易兩寒暑舍甥吳
濮時時過從必問起居萬福知尊著益富曷任欣慰
惟是弟既不能自踰土室造端翁之墓廬又不能以
二十年種種撰著遙寄就政有道如何如何孟夫子
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嘗竊論之君子既
生於世未有不能兼善者即窮而在下然固有豎一
世之風聲繫萬古之綱常者如伯夷餓於首陽寧非
獨善而其所繫於世何如也且士君子不得志於時
往往著書立說以垂教於後世弟之無似心竊慕之
第恨土室面牆孤陋寡聞即有成書不得如吾巢子
者而是正之前者既過草堂又以片刻促別真當面
錯過所以至今為悵悵也如何如何專札馳候以布
悽悽鱗羽之便弗吝教言

自丁未暮春獲奉良晤倏忽三秋眷懷彌積時有緒言欲寄以乏使
鴻祇有神往頃八月初旬奉有手翰知道兄見懷之深注存之篤也
并悉道履可勝慰籍唯我道兄質任堅剛窮而彌厲真可謂百世之
師矣弟盛淑其下風雖埋影孤村不與知故相接而時時奉一俟齋
以為師表聞聲相思豈必握手相語哉彼林宗不宿而去士季一辭
而返皆漢晉之流習非世外之真契也道兄何必引此以為病耶曩
日半晌之晤誠恨其促因有他賓在坐不可以畱然弟私心為已多
者古人相視而笑以為至足寧尚存乎見少哉日月擲人去晨雞不
肯鳴此非陶靖節之詩乎然於斯時卜居南村抗言在昔素心晨夕
高臥羲皇而今也欲言無和顧影自悲舉步萬難縮地無術唯有夢
寐可慰相思而積思不舒沉疴益劇弟舊年雖了向平之事明歲履
耳順之期而白髮蕭蕭槁項籬落去日苦多夙心終結亦付之永歎
已矣如何道兄以未衰之年獲潛養之實咫尺有閑耳目有屏外累
既遣內心自靜神宇泰定而學道愈充門以外截然冥之尚何觸耳
而驚經心而痛者之有哉然愛重一身不唯為已戒心慄慄無時不
然終身之憂君子所履其茲日之謂乎若弟性鄙學荒離羣多疚今
益年索氣衰不克自進祈高明有以迪之無間於遠近也望之望之
巢孝廉端明名鳴盛嘉興人乙酉世變後即道跡荒野矢以廬墓終
身不毀鬢髮時天下稱遺民之中有同調者三人則宣城沈徵君眉
生嘉興巢孝廉端明及余不佞也孝廉平居足不踰戶親知都不接
見丁未暮春忽破例遠顧余於山中洄沿二百里越嘉禾松陵吳郡
凡兩宿而後到吾草堂遠道護持而來者即嘉禾黃子復仲而草堂

中同集者為江右曾青藜山東姜奉世也一時傳為盛事又二年已
酉秋余寓書問訊孝廉此孝廉答書及贈篇也又十六年余輯拙集
得之笥中嗟乎今孝廉與徵君俱
已逝矣俯仰之間愴懷者久之

答節公書

名大瓠字節在靈巖嗣即宣城沈麟生

五十之年忽焉已過惶惶焉惟以無聞自懼不敢以
知非自解也重辱吾兄不相遺棄千里贈言華袞之
加不啻榮幸主臣主臣不肖弟衰遲悠忽慙負歲月
雖學道有心而聞道未期吾兄以千里之遠三年之
別而未荷諄切規誨勉其不及而津津揚詡其三十
年之陳跡是非所望於吾兄也雖薑桂之性老而弗
渝三十年素履未嘗毫釐失墜然此是吾故有無足
多談也鄒浩與田晝交生平以氣節相激厲浩為諫

居身堂集卷之三
三
官晝惟恐其不言及浩以爭廢立事得罪直聲震天下以謫歸浩見晝而流涕晝正色曰丈夫所當爲者不止此也在志完勉之耳浩茫然自失此真朋友哉緼袍不恥是道何臧學問之機不舍一息三十年陳跡而猶以見詡弟益自懼矣大約身心學問不駸駸然日克其所未及必并其所已及而亾之也惟吾與兄交勉之而已

與葛瑞五書

弟年來多病未老而衰頽然廢墮正恐垂隔多年無以相見昨辱遠過從容話言出佳味傾濁醪悠然昕夕若猶以我爲可與語者私心竊自喜坐閒偶談時事及蔡人云云因以與馮生書相示實恐同我于名士之妄語無其事而誇其談故以書實之耳非謂五年之別云云僂足以藉手相見也人生苟有所豎立當日新其所未足凡屬故我即爲陳跡今所云云實故我也豈足道哉弟五十時有答筇老一書是吾心之所存矣而生平恥語氣節實以氣節非吾人歸宿之地况若弟之無似本無氣節之可語乎昔常侍坐退翁老人弟謂如吾昔之所遭則我今之所處正自不得不爾人生自有定格我僅能垂三十年不越此格耳不知我者以我爲異固已謬矣知我者又從而矜詡之不亦陋乎退翁稱善且人之能有所建明於

世不與草木共腐者豈獨其可見者乎必潛德內行
確乎不拔砥于所不見守乎所不聞然後其不移不
淫不屈隨事而見耳其不移不淫不屈千古所見者
猶崇墉也猶岑樓也而必有所不見者以爲之基而
後其可見者得以無隕也傳云本立而道生亦可語
於此也若不於不見不聞是求而但高語氣節鮮有
不敗者矣古今史冊所書總不必言即如吾與兄身
與遊處耳熟而目接如某某者其初非不赫然氣節
之宗也耶而今爲何如也猶草木然不勤其灌溉培
其根株而但希華葉之滋長鮮不立僨矣近有一老
每誇言氣節吾所不屑今吾睹氣節之事甚小之矣

弟謂此老失言客或見訝吾謂有說此老之小氣節
者若不能駐足於此山之頂未免顛墮而謬謂此山
之卑吾固不屑駐足也吾之不敢徒立氣節者若卓
立於此山之頂而仰彼峰之更高而必欲勉躋焉者
也二者未可同日而語矣第此山之頂固無隕越而
所謂彼峰之巔則渺焉其難攀而茫乎其無所措趾
也是弟之所甚懼也是在聞道而知我者之有以力
扶而勉進之耳八月秋涼廣庭嫩桂數株幽香滿屋
兄能策杖一過甚樂甚樂

與友人書

君子執禮不可不嚴而存心不可不厚存心厚者善

善長而惡惡短是也聞人之惡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是也君子之與人也皆然而况處骨肉之間乎吾聞之骨肉之間以恩掩義不以義掩恩所以春秋之法爲親者諱也先師不云乎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言父子而兄弟可知矣則從兄弟而推之者亦可知矣何也吾兄弟者皆吾父母之子也兄弟而有不善實父母之不幸而父母情之所欲隱義之所當諱者也隱者隱其過也諱者諱其惡也苟父母之所欲隱欲諱者而吾又焉得而不隱之諱之乎聞人之惡尚口不可言况兄弟之惡乎父母之名尚口不可言况父母之不幸而欲隱

諱者乎所以人生不幸而遭家庭之變骨肉之亂可以正其辜而不可以聲其罪正其辜者正家道也正人倫也不聲其罪者恩掩義也爲親諱也故吾望兄於世譜中急急刪去某居蕩口一則及某氏某氏二則也兄之書此也豈敢謂兄存心之不厚乎蓋吾兄疾惡既甚執禮過嚴故不覺其大書特書而未之思耳記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人之家乘庶幾有之况牆茨之詩所謂不可道者是三則者于例則不必書於事則不可書於情於義則斷斷不忍書矣蓋可以正其辜而不可以聲其罪也然此非不佞之言也禮經之言也內則云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嗟乎微矣嗟乎子婦猶爾而况於兄弟乎吾知兄不待吾辭之畢而刪去之惟恐不速也

與宋生大樵書

聞足下明歲謝遣生徒將專精醫學閉戶下帷不得
不止私心竊爲足下賀而復有惓惓欲一效於左右
也昔人以醫道比之相業謂不爲賢相則爲明醫以
其利於人者博而濟於世者大也是豈可以易言之
乎故願足下之深造而精求之作沈船破釜之舉若
得之則生者而後其學可成其道可行於以立身於
以成名于以濟世於以成家即於以不朽矣此僕爲
足下舉手加額以祝者也若悠悠從事作輟無時或
得或否則所事爾爾又何必去故而謀新乎足下今
年已強仕矣先師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
畏也已二十年來時光學業既以悠悠失之回首東
隅豈容再蹈陡然警省則勇氣百倍自然夜以繼日
坐以待旦以求之矣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俾醫學大
成不特成名成家不負此生亦庶幾成名成家不負
令親一片盛心也當今之世而能竭力捐貲以助親
知之學業其人真古人也令親既有古人之誼自能
始終週全以玉足下於成耳忝在世誼謬荷推挹不
辭覩縷聊備韋弦統恃心知可勝惓切

答休寧汪文儀書

名燧

山林枯槁適吾性分當此世界反爲藏拙手教見存
亶亶引喻雖知己所期許然非僕之所敢安也愧悚
愧悚惟是生平自期儉德危行求其實不敢求其名
衾影所在克類盡義慊吾心嘗欲晦吾跡彼煦煦爲
仁子子爲義以負皎皎之跡翹翹之名者僕之所深
恥也僕嘗言君子立身期於無悔而已惟能無所悔
然後能無所屈而吾之所謂無悔者不過貞默自守
以安時晦申屠子龍吾師也未知足下以爲何如承
委巨幅爲甫翁先生七十稱慶雖筆墨之微而感於
至性淋漓沈著十分滿志千巖萬壑足以擬貴里高
居之勝松齡鶴算足以致堂上千春之祝圖成不覺
自賞喜而起舞也外賦得松鶴長歌一篇爲甫翁壽
亦書一巨幅而日來賤體實抱微疴屢復苦熱委頓
書法未盡吾長且中有佚句信使行迫聊以伴緘知
能笑畱倘不以爲惡亦自可重書也外令伯母亮節
端蹤古人所少一讀紀畧便已欽注苟有心世教者
孰不欲操觚撰述以芳青史而昭彤管也作傳之役
其何敢辭一俟徂暑便當泚筆必使冰霜之潔松柏
之貞躍然語下耳

與吳子佩遠書

附答書

客秋以垂死之病久閱三旬展側須人氣息纔屬乃
既奉色笑歛然起坐談對浹晨夕十年離愁一旦大

慰君子至止二豎遂退三舍况復惠以大藥軫其饑
寒乎其為歛然而起無疑也則此一昔話言寧不可
歌可涕耶言別之後別緒擾人且迴首往事又復十
年愁痛一時攢集為之黯然閔默者竟日遂致復病
病復浹旬直至九月杪始得強起因思吾兩人三十
年來疾痛憂患聚散睽合歌哭夢覺生死死生誠一
部十七史未易覓僕而此十年中之可一謀面而不
能可一通問而未得尤為鬱結直至此一晤言而鄙
心始豁總之三十年來疾痛憂患聚散睽合歌哭夢
覺生死死生雖或形跡有殊仍復豪釐無間因為作
拙畫六幘拙詩百韻奉贈聊以記吾兩人不特休戚
同體直復死生一致是可述也甲申乙酉弟依兄於
汾湖蘆區為一圖丁亥戊子兄依弟於金墅為一圖
癸巳歲吾兄抑志北遊相送於靈巖支硎白馬磯為
一圖己亥歲弟屏居積翠兄來同棲止為一圖辛丑
歲兄於禍患中間道過存篝燈對語徹夜為一圖及
昨歲弟病垂死兄過存澗上為一圖長律百韻則隱
括此六圖中歌哭涕笑而成章者也六圖百韻雖未
悉吾兩人之百一然亦聊以點染吾兩人頰上三豪
聊以鼓吹吾兩人生平千載耳知吾兄必一笑而存
之也日來硯水寒洎筆豪皆冰萬不能書寫千言故
先寄畫來并惟炤之

累紙手教盈卷畫圖珍重開緘先讀數百言一字一痛讀至形跡雖殊毫髮無間二語則涕淚交迸如湧泉矣抱志之士遭值坎壈最難知者肺腸最可議者形跡不逢直諫多聞仁人長者誰爲恤其隱而鑒其外橫被譏評者多矣閔凶之子于淪喪之後惟此中端明有知我之情西江宋未有有知我之言未有謂我于其門人曰此君涉歷四方胸有一大題目橫走豎走皆不離此非他人浮游者所能藉口端明裹足不出戶限者三十年自頃弟歸一至近郊再到吾廬諄諄懇懇以天祐不可不答末路不可不慎爲戒詞意俱苦言之不足繼之以歌詠然其動色相誠蓋猶以我爲完人而邀我于遠道也自非知其肺肝鑒其形跡能以十五年之遠一見無猜疑相對如昨日乎至於吾兄則越萬里而形影相隨愛百年而斯須不隔不特兄之許我毫髮無間弟亦自信爲毫髮無間可以無負仁人益友然日暮途遠敢不自懼敢不自勉哉生綃六幅初對之驚心眩目展轉再三流涕相向忘其是畫矣見贈百韻幸於風日和好得暇書就俟弟來取但不知有佳紙否弟愛有進者吾兩人可圖可咏將來似不止於此吾兄尚當濡筆以俟也

與馮生書

名羽字鶴仙

僕自二十四歲而長往避世今已五十一歲矣俯仰二十八年其間所遭之憂患所受之侮虐及所歷之

饑寒誠極人世之所未有未可以更僕數也而僕無不怡然受之二十八年未嘗有一轉念未嘗萌一退心若憂患之可樂若侮虐之可甘若饑寒之可戀彌進而彌堅愈加而愈力所以然者僕豈有以異於人哉誠不敢大變昔年從死先人之初心誠不敢稍違先人長爲農夫之一言也乙酉之夏先人將殉節僕誓必從死先人呼僕而泣諭之曰我固不可以不死若即長爲農夫以沒世可矣僕死志未遂故謹守先人之一言至二十八年而不變也匿影空山杜門守死始則絕跡城市今并不出戶庭親知故舊都謝往還比屋經年莫覩我面傭力自活采薇苟全二十八

年從未敢踰越分量攀援一當世之士也顧敢一旦
與公侯卿相通其交際耶况當世之公侯卿相亦安
用此衰瘁之廢民乎憂患餘生一息僅係而去秋復
病血痢兩閱月死而復蘇者屢雖得再生頽然衰瘁
耳聾眼暗四體不仁少壯所讀之書茫如隔世宿昔
所處之事轉瞬遺忘年雖五十而委頓如七八十老
人此足下所目見者也則又安有毫髮之足采耶至
鄙性硜硜概絕問遺自幼而然非有所強故爲時之
久垂三十年而片楮不通于人間一縷不入於吾室
向年有骨肉手足五服之親千里見存一葛一扇而
僕完壁衣褐未啟其緘昔歲先公營葬有一通家賻

三百金僕絕不敢沾其豪釐而傭書賣畫典衣損食
竭蹶以襄大事此通國所共聞見者也是冬祁寒冰
雪連旬至典及絮被妻孥號寒酷同露處有一女止
三歲冬無絮衣患成寒疾十年不差一兒年十二便
能書畫見者以爲神童而饑不得食病不得藥遂殞
其命夫人孰無兒女之愛僕獨非人情乎所以然者
所謂二者不可得兼故寧受慘酷而不敢稍隳吾志
也夫當至阨處極難猶不稍通問遺於一綫今日夕
苟安敢無故而覩顏以蒙厚幣耶二十八年之故吾
未敢一日而有改也譬如嫠婦盛年喪夫即毀容截
髮誓死靡二守志閱三十年矣今年過五十矣頭白

齒落矣母論此嫠婦必不欲自變其所守即當世之
賢人君子亦必不願其稍變其所守也今僕所處何
以異焉故吾願天下知我者之哀憐而容宥之俯矜
迂愚曲全微尚毋奪其志毋易其素俾得優遊山野
苟安旦夕任其麋鹿之性全其草木之年則生死而
肉骨之矣為惠不愛萬萬於千金之幣耶書後一則
并錄左方覽之可以見吾志矣善為我辭以安吾素
是在足下慎旃勉旃

與王生書

僕於今日實貴苟全既欲苟全其餘生復欲苟全其
微尚大要日與世遠日與世疎則全否則必不能全

也故僕三十年來息影空山杜門守死日慎一日始
則不入城市今更不出戶庭僕之自處確乎不移然
亦冀友朋之默體吾心有以相成也今足下自稱與
僕相知乃嘗言時時稱頌我於當世已大謬矣又嘗
謂我某公欲求見某公欲問遺某公欲一及徐子之
門不愛謬耶何不知我如是耶以僕今日所處一與
世接便是禍機何也從之則改節違之則忤時忤時
禍也改節尤禍也故僕於斯世宜使日就相忘而不
宜使誤有採取也切望足下凡見當世之人絕勿置
我於口頰總勿道及我一字更勿使今之人因足下
而闡及於我則大幸矣譬如芝蘭生於籬壁而母為

之徑路則得以自全其芳珠玉遠在山海苟有爲之
梯航則不得自匿其實若足下貿貿然逢人說項是
愛我者害我譽我者毀我也此吾之所以歎恨大聲
疾呼欲足下之痛改之也毘陵王雙白名宿隱居然
其性好交遊每相見不曰某公傾慕之極則曰某公
欲一奉候而未敢僕即峻謝之曰王先生以後凡遇
四方知交只如徐子已死更不必齒及一字設使諸
公有齒及者則望王先生申申詈我若何乖僻若何
不近人情以絕當世之垂念則受賜多多矣今吾所
懇於足下者亦如是也勿稱道我於當世勿使當世
之人有以闡及於我則是足下之有大造於我也靈
巖退翁老和尚嘗乞拙書七佛偈一鉅幅日夕懸方
丈後忽易云美八分因相語云昨有當事來方丈中
故藏去尊書又檄菴和尚每訂相過必極早一日過
午纔至見語云頃有貴同年某公今之顯者畱連華
山我必待其去遠然後來且諭執事人令勿露我欲
過居士恐其欲偕來也嗟乎此真知我矣中夜思之
時爲流涕誠感其心知也足下苟能以二老之所以
知我者處我則善矣若仍復如前云云以來當世之
物色則自今以後不特使僕不敢復見足下之面并
使僕不能復安居此山矣如何如何

與吳瓶菴書

讀鐵橋遊記中有齒及數語殊覺刺人眼目雖辱謬
知然殊非鄙意總之交遊稱詡梨棗傳布非今所宜
况不肖避世之人乎必改去為妥老子云知我者稀
則我貴矣不肖今日常恨微名猶落人間即傭書賣
畫俱非吾意况可聲名標榜乎鐵橋異人必首肯吾
言亟為刪去也即如歸玄老向寓尊齋時有待雪詩
亦齒及不肖者其句驚人已刻行矣弟亦懇其改刻
玄老性素崛彊然甚見歎許即時改去可見勝流自
是不同耳遊記中去此數語不特於不肖為便即於
左右亦殊覺穩妥如何如何尊跋中并改賤字四字
尤荷

與仲甥吳濮書

如此遠歸相見色喜又何俟言惟于此而識足下今
日之所守即於此而卜足下異日之所立矣天下事
未有不能守而能立者但無己之心所欲效者身心
愈加敬懼耳勿以明足以察微才足以籠物辯足以
折人而稍自寬假惟敬懼愈加然後所立愈不可量
勉旃勉旃天下事失於愚魯者半而失於才智者嘗
過半也勉旃勉旃屬賦詩扇頭吾病未能因書經史
數語於上倘心領吾言則斷章取義可也一則中或
一字一句耳若謂老生之常談無足采者亦自不妨
燬而棄之耳知足下往覲親幃而僕無一言半語致

往寧不可笑亦可見相對次日之負病矣遠行前倘能再一見而行尤善如不能亦勿強不盡

答業師沈伯叙先生書

諱明掄弟玉當諱明揚附答書

重辱手諭示以二兄所上元昆一書閱之令人惋歎累日夕但未知何以爾爾昔吾師門兄兄弟孝悌友愛首稱吾吳幾不啻姜伯淮之撫仲季也通國稱頌者不特頌吾師以兄而兼師保之任所以造就而成全之者不遺餘力亦實頌二兄之克恭長兄直以父師之禮奉事而且自知豪髮皆仰成於長兄而以稱說於同人人以此實重之今何以爾爾也然人之所以樂有賢父兄者以始終成就之也吾師幸勿以

其爾爾而遽有介介必痛哭流涕教之訓之多方開導之令必即時克己旋復初心然後吾師之友愛為有終而天倫為無虧也不然吾師已八十二兄亦七十矣設因彼期期致八秩尊年恩撫之長兄而微有櫻寧則二兄又何以自全乎若彼名教有玷清議不容則亦豈吾師造就之素心乎如何如何諄切諄切

久不過澗上草堂矣經數寒暑纔得聚首又以胸次陰憂填委語多絮聒殊為可惜然書聲琅然薄於林際筆研窓几皆有古香亦足使老人形神頓易矣再阻江村橋月色來親人微風到蓬颺颺有秋意昨讀手札一字一珠亦復一字一淚諸公雖多警策未有能若是之情理兼至使之聞之有不蹶然生悔非人情矣此關係老人骨肉關係宇宙間天經地義非尋常文字可比也前扇如故珠復還稼老極為欣躍十絕正如裴王贈答興復不淺來筆又如義獻復出即當置之襟袖誇示同人以為美談敬謝敬謝

答寧都魏凝叔書

病困之秋則惠大藥死喪之戚則損贈賻旅次珍攝
乃復如是則先生之於不肖何如者况被之以明訓
勗之以宏圖人非木石敢不勉旃至情之所極痛不
欲生正以隱節未易孤撐而同心實難再得耳如涉
大海風波震天而長年最能萬死一生僅以得免今
安坐舟中者自若而操舟之人則已逝矣苟有人心
能不痛絕內子賢聲頗著中外兒女又皆極孝大殮
之際哭聲若崩城喧者役者無不墮淚亦可悲矣亦
可見矣重承明訓故絮及之惠賻已領至意謹完上
倘叔子先生果能洞鑒微末非阿私所好者不吝錫
以一言則榮被泉壤是所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
心伺道駕入山尚當率兒子泥首以請也

致闔族書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支系於是焉明昭穆於是
焉辨盛衰於是焉徵旌別於是焉見係至重也所以
大家世族莫不有譜與一國之必有一史無異然國
無成史而百爾司存粲然具在舉而措之無難故國
史嘗成於易代之後而當時無害其爲政也若家而
無譜則散漫無統不可收拾是使世家夷於庶姓而
一本同於路人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當不止於支系
之不明昭穆之不辨盛衰之無徵而旌別之莫見也
吾家自先六世祖大中丞公發祥以來閱二百年簪

纓八世世受國恩魁艾奇偉之人繼出不可謂非世家甲族矣而獨於譜牒缺然無成書先學士嘗病之嘗於癸未歲夏集族中長幼而書其略方擬草創旋遭世變先學士捐身殉節致斯志未申斯事未遂枋雖不敏心竊痛之嘗發憤欲竟其業懷此志者二十餘年矣一者饑驅食力碌碌未遑一者材駑識短恐弗堪任冀學力之更增成一家之紀載昌黎所云俟我五六十爲之未晚也今枋年已六十矣憂患餘生侵尋衰病聰明頓減鬚鬢如雪不啻七八十老人近者天復遽割我賢助服食起居之不時饑寒愁苦之莫恤憂能傷人詎復永年故時患先業之終墜繼志

之莫從以負痛於無窮也去冬十月之朔特爲文以告之明神告之家廟矢願必於今春努力以舉廢典遠則宗廬陵歐氏眉山蘇氏譜法近則仿天平范氏松陵吳氏家乘而竊取之義間出獨裁務貴謹嚴以存風範故敢致書闔族共竭見聞以襄厥事上則書祖父之來系下則列子姓之支分各就本房詳其世緒以示我或祖父有一言一行之可傳者不論鉅細必以見告或其先人有何遺蹟不論全編或片辭斷簡亦不吝見付俟錄成後各還原本俾枋得效其筆削編錄成書則不獨枋之短淺實賴以有成即前人潛德之幽光亦藉以丕顯是使吾宗二百年故家風範得著千秋

而不肖三十載繼志微忱成於一旦庶幾後生末裔
睹高曾之規矩識水木之本源廉立可期家風克振
則祖先幸甚宗族幸甚不肖幸甚

致於木大兄書

編輯家譜乃弟二十餘年血忱今始舉行慎重其始
故必敦請尊行高年以徵文考獻然尊行中止請威
翁二叔一人吾兄弟中止請吾兄自兄達兄在兄穆
兄五人餘則二三子姪而已所請六位缺一不可况
吾兄乃本支宗子尤不可缺若兄不來是誤我大事
也前語穆兄云弟此舉頗費若叅差不齊必須再舉
則此費誰任也至於作譜事宜無論文章筆削自是
我責即其餘百端勞費亦斷不欲費族中一錢亦不
要煩族中一毫心力者恐吾兄未達鄙意故復縷悉
之

與葛瑞五朱致一書

不復以拙文就政有道者數年於茲矣近因督課兒
曹未免見獵心喜時時有所課撰茲再得以近藁五
首仰塵法矚弟邇年以來靜中若有所進臨文似別
作一境界然未知吾兩兄果以爲視十年前稍長進
否也幸不吝直言繩其可否以青墨二筆各加批抹
以示我庶不虛我遠來就政之心也弟文頗不欲示
人苟其人果知文而非我知己則不敢就政之其人

雖知己而未必果知文則又不欲就政之故惟吾兩
兄是望知鑒我忱而不吝指誨也主臣主臣以弟向
來三十餘年之艱苦而驟加以近者四十日內之慘
酷實難存活然猶未至即顛殞者一則以立言之志
未盡酬妄冀以未盡之年卓然大有所成一則今小
兒能體乃父之志將來其文墨不必言尤其至性過
人今實賴以延吾視息也此則可以稍慰道義骨肉
者所恃至誼逾于同氣故敢及之先候報音以慰懸
切

與姜奉世書

宣城沈公湛兄不遠千里徒步至吳者再以畊巖先
生一傳見屬僕深愧其意去春臨岐至於灑泣僕尤
深感之握別諄訂初冬爲期不謂一別之後未及數
日遂嬰賤恙且兩病相繼至八閱月歲底益劇而支
離委頓竟同廢人新歲以來幸漸向愈既服膺沈先
生大節兼之銘佩公湛兄之至性不敢再遲發憤力
疾以課此傳傳成凡二千六百餘言其前後敘事或
不甚謬即傳中所載書疏一字一句無不於吾心口
手眼中迴環數十必期於無憾而後出之即如答舉
主張公一書前半數語雖極淺近簡易然必爾爾以
入史傳似覺慰帖則其他可知矣未知果有當於諸
賢之意否也僕年未篤老而衰病實甚恐益重其不

文然吾文或不足以行遠而吾一字不苟之至誠自可附沈先生千秋以不朽耳如何如何

與曾青藜書

名燦江西寧都人一字止山

弟於詩學本未深造偶然感觸援筆寫懷真所謂候蟲時鳥自鳴自止而已乃重辱獎誦過當不勝愧汗至承指謫一二處謂有字句之疵尤荷直諒益我弘多第亦有鄙見須細論者承批祖行二字及禪窟二字為有出否愚謂論詩只當論其果佳與否不當問其有出無出也若其詩果佳即自我作之仍為不朽如昌黎之陳言務去而為千古所宗也苟不成詩則雖字字經典而愈增其惡所謂食生不化者也至祖

行二字又更有說鄭當時傳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每見古人之詩以人物事蹟烹鍊入句有減字者有換字者有用意者司馬長卿而為馬卿河南尹而為河尹此減字者也茂陵玉椀而為金椀此換字者也少陵以鬢犀為燃犀東坡以頭痛為頭風以笙簧為鼓吹此用意者也繇此觀之則大父行之必可以為祖行矣何也為減為換為意無一不可蓋古人先為我作備耳至於窟字古人觸著便用無所不施如仙窟鬼窟理窟慧窟豪俠窟游俠窟車載斗量不可計數豈必皆先有作者而後用之故謂禪窟二字即自我作亦無不可也又承批二仙字於三句中重見當

避愚謂七言歌行又係長篇正取其淋漓傾倒痛快
不應以字眼拘礙况古人於行句中一字而重出者
亦不可枚舉今姑舉其最近耳目之前者如杜涼風
蕭蕭吹汝急臨風三嗅馨香泣三句中二風字韓霞
車紅紉日轂輻紅帷赤幕羅脈脈三句中兩紅字元
塵埋粉壁舊花鈿上皇偏愛臨砌花三句中兩花字
韓余未知生之爲樂也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死生
哀樂兩相棄五句中三生字如此之類古人俱所不
避則似第三句中兩仙字亦不必避也不特此也苟
當氣盛意得筆歌墨舞之際如杜一片花飛減却春
且看欲盡花經眼則律詩猶且不避况歌行乎又承

批渭濱垂釣獲鉅鰲謂鉅鰲於渭濱不切須竟用熊
羆字此則似止山直未晰鄙意所謂也此句緊接上
句名場獲雋而來渭濱謂敝房師垂釣獲鉅鰲謂其
入簾取士而得我也以鉅鰲自稱即昌黎自謂傾國
連城之意今若用熊羆字則不知何指若謂指不肖
則無此事若謂即指敝房師則當時以一縣令且以
齟齬終別無奇特遭逢而可謂之渭濱熊羆乎即謂
之可亦於弟何著也意似止山未曾淡晰鄙意故一
縷及之每見昔人詩話嘗於一字一句辨晰精微不
嫌辭費又見晦菴千古一大儒而考正韓文不恡於
片辭隻字疊疊論定則吾之再質之止山正欲止山

之再有以教我此既古人之所有取且亦友朋質疑
問難之一樂也弗靳誨言顛望顛望五韓文不斗
與楊震百書

前者亡兒病中重荷師恩偕醫遠過診視次日服參
稍有生機伏見長者喜動顏色至爲我長揖以謝醫
家珍重而別此種至誼今人所無及不幸訃聞承於
泥雨中奔赴臨哭盡哀又承畱駕待其飯吟經理殯
殮憑棺一哭而後去何師恩之加於小子周旋其生
死之際篤摯詳切至於如此也此在今日手足骨肉
之所絕無者而獨得之於大君子此兒雖死可以不
朽矣不肖弟惟有感極痛極不知所出至此兒能秉

師訓其平時純孝篤行實有古人所少者今故後伏
而思之渠如此少年而欲求其一言一動之謬竟不
可得寔人所未能信然亦默孚於人人不特中外無
間言殞逝之日鄉鄰之知與不知俱爲流涕是不特
鄙人有喪明之悲意夫子亦有喪子之慟也天乎亦
酷矣旬月以來枉弔至戚之痛悼不必言通家如李
文老奉老次耕諸君子無不相向而哭之失聲者時
致老以病不能來先遣其郎君同敝門人葉生來弔
致老寓書惠唁纏綿哀痛讀之惟有長號欲絕而已
弟時答明老書云吾恐吾之悲之有不止於西河之
喪明者可奈何皇明通紀謹完上前者屢次借書皆

爲與此兒誦覽今則已矣亦可痛也將來尚擬奉求
一文以爲此兒不朽計意伺我神魂稍定氣力稍續
然後奉聞未知可得否也然弟意中所欲求者止三
人耳前別後即擬削札以申哀感無如伸紙臨穎則
悲從中來仍復廢閣茲者忍痛力疾作書而淚痕血
點濡染紙筆間矣心所欲言百不及一臨楮長慟不
知所云

居易堂集卷之三終

居易堂集卷之四
書

誠子書

并題語 孟然原名煜 丁酉歲

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禮曰昏禮萬世之始也書
美釐降詩首關雎春秋重親迎五經同歸於斯攸重
誠以男女居室人之大倫配合之義參乎天地而嗣
續之道係乎宗祊也彼三代之興皆本后德及其亾
也率繇女戎夫以帝王之尊四海之富九廟之重億
兆之衆而一妃匹之賢足以興之一妃匹之惡足以
滅之况士庶乎所以匹耦者人生之大命也凡宗祀
之繼絕家道之盛衰德業之消長聲名之成敗莫不

繇之矣而可以忽乎哉求之古人蓋可鑒矣僖負羈以盤餐而免俘僂晏子御脫輿隸而躋華仕樂羊子感斷機而成學業王伯氏狗一言而終隱節梁伯鸞以舉案而著賢聲陶彭澤以偕隱而成高蹈以至孟子袒得裝服而佐義旗苟金龍緣內助而全城社皆淑媛勤輔相之節斯夫子著徽美之風也如其不然則以馮敬通之才氣無雙而終身坎坷劉孝標之孤高絕俗而聲名不立無他怨耦爲禍家道淪胥也魏文侯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賢相人之擇配不綦重哉然欲求賢匹固自有道矣夫求賢匹必繇乎擇嘉姻擇嘉姻必繇乎審家範審家範必繇乎察內行以是求之斯過半矣而近世之論婚姻者皆失焉卑者但趨勢利高者徒取聲名二者惟求己意之所欲得而絕無爲子擇婦爲女擇壻之心故大家世族往往參商始於婚媾而嫌釁萌於閨闈也豈不哀哉夫趨勢利者或貧富相耀或貴賤相殊妻或奴隸其夫女或頤氣其壻以致夫壻終身委靡綱常掃地所不必言矣而但取名聲者其害略同未見其優於彼也夫其家雖時推望族自負名高而或負虛聲而無實德或盛外貌而薄內行習爲高亢釀成虛憍不近人情不知物理剛愎好忤任氣凌人難事易悅非理求備彼且自負泰山巖巖不難俯視一世况兒女子乎故

其所責望於兒女之間也至無厭也至無禮也外爲禮數之責內實金車之求意之所欲一不能應則怨怒叢集摧毀萬端甚且驕縱其女以凌轢夫壻離析家業助其乖違傳之嫌隙嗟乎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人而習爲高亢釀成虛憍則家人必不勤職業不修內美矣不近人情不知物理則家人必喜怒乖張舉動刺謬矣剛愎好忤任氣凌人則家人必專事口舌忠言不入矣難事易悅非禮求備則家人必動輒責人不知自反矣以若人之女爲婦而欲其勤女工主中饋盡婦道興家業豈可得哉豈可得哉嗟乎嗟乎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媼乎吾之爲汝求婚也勤矣而擇配也慎矣當爾祖文靖公時門祚鼎盛議姻者接踵而至我概不敢許也即世變以後同人謬以我爲能不辱先人而樂與之締姻好者甚多我亦盡婉辭之所以然者非敢有所揀擇也以實非心之所灼信也如是者十七年於茲矣汝年過成童而姻聘未定戚友都以爲言我謝之曰吾之締姻非但求己意之所欲得也實欲爲子擇婦也但大家世族言不出閫不相知名縱有賢淑詎能知之吾惟求孝友媪睦忠信篤敬之人則必有令女矣何也夫人既能孝友則必能慈愛能慈愛則必能教訓其義方之率必真摯而勤懇矣媪睦則不乖戾善氣氤氳和能致

祥一家之內必多內美而無口語尚省約而無紛爭
矣忠信則無虛憍之習篤敬則無高亢之風無虛憍
之習則其女必能習勞職勤也無高亢之風則其女
必能卑弱下人也習勞職勤卑弱下人是班姬女訓
所謂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也夫忠信篤敬蠻貊
可行况閨庭之際父子之間乎我故曰孝友嫺睦忠
信篤敬之人必有令女也吾持是心以求之數年而
當世實鮮其人焉惟汝婦翁鄭青山先生則無愧此
二語矣然吾前者猶未敢自謂真能知汝婦翁也故
向汝婦翁亦曾議及姻事而我猶未敢遽許也直至
於今迴環審觀者又三年矣而汝婦翁之內行益醇
令德益彰而吾之觀之益審信之益確故遂決意締
姻焉小子媪汝生也晚尚未詳知汝婦翁之篤行也
汝婦翁年踰強仕鬚髮班白矣而事親有嬰兒之色
至愛蒸蒸和氣婉容不忍頃刻違左右每冬月則以
爲尊人年高非人不煖乃捧足而臥春夏則另安一
榻於尊人臥榻之旁晝夜侍側不入內室尊人以獨
子恐不宜嗣續之道嚴諭之令入內亦月不得一二
也每不得已而入必旋繞親前省視幬枕擁護襪衾
惟謹尊人苟不熟眠必卓立以伺即尊人三四勅之
令去輒復潛伺閤外必聞尊人鼾聲而後移步焉尊
人有兩子長子早世婦寡居兩房共修供養汝婦翁

嘆曰吾爲人子而不能獨養其親乃以累笄笄之寡嫂耶遂辭長房之膳而獨任之居恒極甘旨之奉視無形聽無聲惟親心之所欲得也每日必調常服湯藥以進於尊人雖盛暑必手執匕箸身侍鑪炭以煎調焉尊人有小疾病藥必口嘗中裙廁愉親自浣濯後尊人篤竺乾之教不茹葷血汝婦翁曲爲開說求一進甘脆而尊人不允汝婦翁意若有所失求之而不得也又若至痛之在身而思脫也早夜皇皇不知所出旁倩親友日爲緩頰既知雅意不回乃亦遂茹素不御酒肉嗟乎其至性誠可通神明而貫金石矣其待宗族兄弟也解衣推食絕甘分少融融怡怡無

間同氣而事寡嫂寡姊如事母中外甥姪無所依者一稟乎尊人適館授粲終世無倦焉其言呐呐不出口而與人期約則一言之微風雨無愆居常主敬不欺暗室雖盛暑不袒露雖獨處不箕踞與人言如恐傷之其遇僮僕亦然雖藥裹履屐之微亦必兩手捧而授之嗟乎所謂孝友嫻睦忠信篤敬者非耶而汝內母之賢孝亦漸著于中外夫父秉純粹之德母有聖善之儀而生女有非令淑者乎况又重之以太翁之好善樂道積德不倦乎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則其後人必有興者此又理之可信者也我故爲汝決意締姻焉今汝以豚犬而爲之館甥非人生之大

幸乎我故曰吾之爲汝求婚也勤矣而擇配也慎矣不意汝婦翁一旦物故泰山其頽汝將安仰雖然其流風餘蘊芳軌懿範猶在也且上有太翁在汝但患頑魯不克稱玉潤耳不患無所宗依也今太翁且將迎汝就婚渠宅我惟恐汝之不閑教訓不率禮儀幼志未除一旦失墜辱我堂構玷其門楣則不特汝終身之恥亦復貽羞所生我故日夕京京不皇起處思有以答迪於汝也媪乎夫我之所以甘心畎畝之中憔悴草萊之側長往而不返者小子亦知其故乎此非昔人抗志煙雲怡情巖壑侈語嘉遯自託高隱比也實以抱恨終天死有餘痛而志操寡薄不能捐生

故不得已而出此耳今屏跡絕世杜門守死已十三年矣夫此十三年中刻刻以苟活爲慚辱親是懼所以有不相知之親友爲不入耳之勸諭欲我稍通交際略寬取與而我寧餓死不爲也何也昔我先君文靖公若何而死乎年當強盛而束身以殞家有正寢而慘死於路此終身之恨百身莫贖者也爲之子者一跬步一瞬息能忘之乎苟通時人而取世資是忘吾親也不特忘吾親是辱吾親也吾聞之史遷曰行莫醜於辱先悲莫痛於傷心夫忘傷心之痛負辱先之醜以取資於世人其謂我何斯狗彘不食其餘矣語云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食嗟來之食而况

於此乎吾故甘心饑餓十三年如一日也昔我先君
清白之風家無餘財析產之時授田六頃世之變也
我意守此汙萊上足以供祭祀下足以給饗飡迨汝
曹之長成各授百畝以爲衣食之資則父子相依終
隱田間此吾心也不意遯跡湖濱連遭寇劫繼而外
侮頻仍豪強侵奪繼而鼠雀耗蠹惡奴盜賣我既不
事生產而室無健婦以主家政遂致日銷月削十亾
其九故十三年來窮愁困頓日甚一日數年之前俯
仰粗給僅無餘資以供雜事兩三年來則左支右吾
僅得三餐至於去冬以及今夏則日食一飯一糜而
已或并糜而無之則長日如年枵腹以過而汝及弟
妹皆履穿不苴寒衾無絮矣嗟乎生計日薄家累轉
多而產入之外不染豪釐固宜其及此也夫志士不
忘在溝壑此無足歎獨是俯育不週不得不令汝寄
食外家棲託城市未免違我初心爲耿耿耳雖然隱
不在地實在此心故梁伯鸞賃舂金閭而隱節彌高
梅子真託跡市門而允稱遯世况今汝之去也親名
師之訓迪依碩德之楷模所見者一家孝友媿睦之
風所聞者千古忠臣孝子之事其勝於面墻一室孤
陋寡聞萬倍矣第恐汝齒稚學淺志操不堅趨向不
定美衣甘食則忘在家之苦節依時附俗則忘爲父
之雅志我故不難舌敝不辭穎禿告誡諄復以提撕

警覺於汝也昔宗少文高尚不仕其孫測能繩祖武
戴安道避世稱賢其子顥克修父業故垂譽無窮徽
美獨著無他以其無忝所生不墮家聲也劉向竭誠
宗國而其子歆佐命新莽郅愔乃心晉室而其子超
私附桓溫故遺穢無窮詬辱獨甚無他以其忝所生
墮家聲也爲人子者可不慎哉書曰若考作室厥子
乃弗肯堂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此皆爲不
類之子言之也夫爲子而克類則鄉邦榮之親黨羨
之以至史冊頌之千古美之此宗測戴顥之流也爲
子而不肖則鄉邦賤之親黨絕之以至史冊僂之千
古辱之此劉歆郗超之流也煜乎煜乎若何居乎然
爲宗測戴顥者固可以隱可以無隱而在小子煜則
斷不可以不終隱者也何也彼身處中華時當明盛
國無革除之慘家無死喪之禍則其出處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若我與爾則不然嗚呼國恤家冤萃於
一門祖死父辱集爾小子爾小子其可忘此大痛而
不終隱也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在彼古人可以無隱而猶守祖父之遺風繼絕俗之
雅操而况爾小子之不可以不隱者乎嗟乎世篤忠
貞諸葛所以稱賢也父子異心趙括所以見僂也煜
乎汝固當知所處矣汝今將依棲外氏不得朝夕在
我膝前我亦不得朝夕耳提面命於汝我故書之於

簡以授汝凡十事汝其悉心以聽焉如果能纖悉必
遵尺寸無踰斯真克類者矣不然則非吾子也行矣
小子勉旃勉旃

一曰毋荒學業夫學猶殖也不殖則落故夫子曰溫
故而知新又曰學而時習之言為學之不可間斷也
今汝自四書五經之外所誦讀者亦既多矣我每過
學舍必聞汝書聲琅琅無間昏晝吾心竊喜今將就
學外家吾又恐汝饑寒而苦志溫飽而忘懷也我故
首以此為策厲焉汝必朝夕孜孜日進其新毋忘其
舊斯可矣然學非徒以尋章句采辭華也所以學為
正人君子學為孝子悌弟也熟玩經史古人與稽然

後反身而求尅其嗜欲傳之理道則自然德業日進
言動可法恂恂儒雅溫其如玉人見而愛之敬之矣
不學則頑悖日增暴慢斯至語言無緒面目可憎人
見而惡之賤之矣人其可不學哉昔爾祖文靖公居
恒手不釋卷故生則極稽古之榮死則繫綱常之重
此真善學者矣我即盛年憂廢而不敢自棄篤志向
學矻矻窮年此又汝之所目見者也傳曰良弓之子
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詩曰毋念爾祖聿修
厥德汝其遜志時敏以無讓前人焉

一曰毋習時藝今之登仕路者無不以制藝起家故
欲拾朱紫陟顯榮舍此無為階梯矣若冥棲遯世則

無預焉所以昔者爾先祖之課我也十二歲而學文十三歲而會課十四歲而應試十五歲而觀場焉而汝今已十八歲矣而爲父者尚不以此課汝何也隱顯殊塗出處異用而所期者在彼不在此也而復有言時藝之必不可以不學者謂不習此入門則辭意不通文理不順吾向亦惑之以質之一前輩前輩曰漢之董賈唐之韓柳宋之歐蘇其文何嘗不通辭意不順文理哉而未知其所習以入門者何時藝也余懷然自失然猶未敢遽以爲信而迴環者三年矣近見汝所作穆姜論梅花詩亦略有意義辭理頗通於此而益信前輩之言爲不可誣也且時藝者科舉之

利器也吾聞操刀必割萬一汝有其器而妄試之則所以玷辱先人者爲何如哉苟翩翩文雅而玷辱先人則不如椎魯無文而克繼風素矣况人之能文與否又確然不繫於此乎我所以絕意不復令汝學之也

一曰母預考試夫考試以時藝爲主今汝不學時藝即欲試不能是已杜其源而防患於未然矣我固可以無言而必京京及之者吾猶恐汝一時熱中不明大義忘嚴父之訓而流俗人之言也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

也小子愠爲爾祖之孫爲爾父之子若覲顏預試是失身也失身則辱親矣不孝莫大焉昔諸葛誕爲晉文所害其子靚終身不向朝廷而坐王儀死事於軍其子哀亦終身不復西向而坐古人不幸而遭家門之禍抱終天之痛即一行動之微而尚不忘其親若此况事之大於此者乎愠乎爾先祖若何而死乎爾父今日若何以自處乎爾可以干進應試乎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言子之不可以不類其父也夫飛鳥之雛小而振羽游魚之子微亦凌波乃爲天性之正苟鳥雛而游泳於深淵魚子而竄躅於林木是怪物也是不祥也人必以爲妖以爲祟而殺之矣夫以吾子而預試亦猶是也愠乎可不慎乎萬一而有此也則真非我子矣生無以見汝父死無以見汝祖矣吾亦終身無以汝爲見

一曰母服時裝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夫違祖父之家範而炫奇邪之時服可謂不衷矣識者見而心非旁人爲之指謫以至唾罵醜詆叢集厥身皆此服爲之也災孰甚焉况今之所謂時服者乃僕鑿之結獨力之衣汝祖以不服此而殞身汝父以不服此而廢棄而汝獨可以汙其身乎吾之所以諄諄言之者恐汝習見習聞忽爲常事而輕以自汙也身一辱不可贖體一汙不可洗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書曰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不可不浚思也昔華寶年八歲父遠
戍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後父沒於戍所
寶年七十不婚冠夫男女大欲也居室大倫也元服
大禮也而徒以厥父之一言遂終身廢而不舉况以
服飾之細巾領之微而爲父者反覆再四以告誡乎
此而不遵則非人矣我即不知爾先祖在天之靈亦
必陰殛汝也

一曰毋言世事言者身之樞機也言而善則善應之
言而不善則不善應之榮辱攸分禍福所係可不慎
哉口銘曰禍從口出淮南子曰妄言則亂楊雄氏曰
言輕則招憂大易著括囊之辭金人垂三緘之誠率

此志也凡人且然况違時避世之人乎阮籍遺忽形
骸志氣弘放而沉冥不交世事口不臧否人物吾心
慕之盧藏用隱居終南山中而有意當世好言時事
吾心非之故我十三年來絕口不道世事其有入吾
室對吾飲者論文藝考古今談風月則娓娓往復或
夜以繼日或坐以待旦而不倦也若言及時事我輒
默不應或再言之則謝曰不知如是者三而其人之
喙已塞矣此汝曹之所目見者也嗟乎我尚不言而
况於汝乎我每見近人律身不峻操履不嚴而徒以
譏評世局爲名高以道聽塗說爲氣節彼方詡詡論
議而不知識者已齒冷矣此吾之所深惡而痛絕者

也至人家子弟口尚乳臭目不識丁而出位妄言嘵嘵不已則必取憎長者而貽羞父兄噫汝其戒之汝其戒之

一曰毋遊市肆孟夫子以亞聖之德然幼志未定鄰屠酤則習屠酤之事鄰學宮乃爲俎豆之容而况於中下之童蒙乎故其所見聞者不可不慎也若處一室之中所讀者聖賢之書所聞者師友之訓既漸摹於前言往行復親炙於直諒多聞雖欲不善不可得也苟出沒閭巷馳逐市井所聞者街言市語鄙俚穢惡之談所見者蠅營狗苟擾攘紛紜之態則雖欲進德遷善其道無繇且人之所以宵旦不遑逐逐於路

者皆有所營也汝既俯仰別無他累衣食不須經營則亦無事於此矣夫安居讀書何其逸逸而善名隨之奔走出入何其勞勞而惡聲著焉夫勞而得善猶且爲之况於逸耶逸而爲惡猶且戒之况於勞耶我今與汝約除入山省我之外歲不過二三出即至親尊長歲不過一二過無徘徊於街巷無來往於市肆鍵戶一室如在深山經年累月足不窺戶乃我子也如違我言必杖汝脛

一曰毋預宴會昔馬廷鸞家貧爲里中童子師念母藜藿不給雖有酒食未嘗下咽彼每飯不忘其親所以令名垂於史冊也今我家中朝不謀夕饘粥不繼

汝雖在外家亦宜不預宴樂斷除膏粱蔬食菜羹屏居一室斯爲有至性者矣苟罔念其親而惟酒食是從乃飲食之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不特此也我自遭世變決志終隱世間禮數都已廢絕故汝年十八而登降揖讓周旋折旋之禮蒙然不知也設大會賓朋稱觴爲壽他家子弟進退可觀而汝獨形容木僵舉止生疎不獨見笑賓朋亦且取嘲僮僕在我實以爲王霸之子蓬髮歷齒猶賢於令狐子之車服雍容也而世人豈知其意哉故不如概謝宴會既無罔念其親之譏又免不閑禮則之誚不亦愈乎即汝內祖有召汝亦必以父命辭之則其他可知矣

一曰母御鮮華劉贊始就學其父玘已登顯仕而衣贊以青布衫襦此最可法夫兒童幼穉而即習爲綺靡既隳其志復損其福非所以愛之也在仕宦者且然况隱者耶我數年以來窮愁日甚冬夏常服止一苧衣接見賓客私居燕處無非此矣此汝之所目見者也汝及弟妹則冬衣不完捉襟露肘以爲常矣此又汝之所身歷者也設家中則冬月苧衣捉襟露肘而汝獨於外家鮮衣美服羅綺揚揚於心安乎外家以兒女之愛解衣惠汝汝受其布素辭其綺羅服其闇淡辭其絢爛斯可矣嗟乎服不稱容禮經所以告誡也蜉蝣之羽風人所以流連也媪乎汝母忽前人

之言而爲識者所刺

一曰毋通交際記曰禮上往來交際之禮所從來久矣然此爲世人言之也若隱居避世則不然阮籍曰禮豈爲我輩設故自史冊以來竝無慶弔紛紛之處士周旋揖讓之野人也汝今雖寄跡城市然終當繼父之志從父之隱若冒昧入世非我子也且今人之所以役役於此者亦不得已也一以全人情一以避責備我自世變以來斷絕交際者十三年矣我既不行在汝無人情之當盡汝又名未挂於通人齒未及於弱冠則亦必不爲責備之所及然則又何爲而必強任之乎自爾先祖之門生故吏及我之同年執友

遍滿天下然出者多而處者少岐路者多而同調者少故我十三年以來片紙不通於人間一縷不入於吾室若一通交際則必有贈遺受之則違父之志墮父之節辱莫大焉不受則世人又以却之爲不恭也不亦難乎惟不通交際則所全實多矣今汝自至親尊長數人之外勿見一貴客勿接一世人即爾祖之門生故吏爾父之同年執友亦俱不得見其庶幾乎近有一名士以慶弔失倫爲時論所羞嗟乎交際亦難言哉

一曰毋瀆親長漢光武問第五倫曰聞卿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少遭饑亂實不妄過人食嗟

乎古人立節厲行其細如此其嚴如此所以可貴也
今人不知其故以為一過從之末一飲食之微不足
為意而不知其所傷實多也然人處順境居富貴則
行止或可稍寬若當窮愁落魄之時則律身必宜益
峻何也富貴之人親戚交遊以望見顏色為光寵以
過從飲食為榮施即有醉飽之過人必略之或反以
為富貴之人宜如是也一至窮愁落魄之人則人心
反是矣嗟乎世道淪胥人心惡薄以我所見大率其
然可不慎哉夫以窮愁而失色於人此終身之恥也
此第五倫之言所以尤可思也况汝不閑禮儀不知
世故若頻數過人必致開罪長者其厚道者或憫汝
之無知匿而不言其刻薄者必且舉為口實資其笑
柄矣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汝今即處城市猶在山中
即至親尊長一歲率不過一二過過亦不得託宿不
可違此戒也即或至親尊長呼召汝汝必以父命辭
之母忽
以上十事乃大綱也其居常日用之間行已宜恭事
長有禮居室相莊禦下以恩則惟做汝父之往行以
為法可也吾言盡於此矣小子識之

或曰此書如黃河一曲自然千里第反覆將萬言吾恐讀者之倦而
欲寐也曰子弟而不才即受教牀下亦必頭觸屏風子弟而賢則樂
聞父兄之訓惟恐其言之盡也何患乎萬言
或曰此書訓誡之語多在下篇前者意可節乎曰矢之利用者分寸
之鏃而必任之以三尺之幹筆之利用者分寸之毫而必任之以七
寸之管子欲用筆而去其管用矢而去其幹耶

或曰吾見昔賢之訓誡子弟者多矣如馬援陶潛之書皆言簡意盡未聞汪洋自肆反覆萬言也或稍爲精金之汰可乎曰子固習見雞足之庫而欲截鶴脰也且聖賢千言萬語皆所以教後生子亦見其多耶

或曰此書訓誡之外多敘述意者言有枝葉乎吾恐爲負苓之所病也曰否其意深其辭微其引事婉而痛其寓言切而隱一字一句厥有故矣語曰太行之險陟者銜之荼之苦也維舌喻之心之精微口不能言外人那得知外人那得知

尺牘

答業師鄭士敬先生

生平義命自矢灑然不爲無益之憂慮而山中告者之過愛我親友一日數驚且以其事細微非我死所進退維谷未免縈懷一接手諭愜然自失不啻薰風之解薄冰也從此眠食俱適孰非吾師之所賜哉

答友人

大約人心惶擾則風鶴皆兵總之生此之時自無高枕之理然亦不必以有限之心神爲無窮之愁慮也居易俟命正在此時得力耳高明以爲何如

與袁公白先生

拙文實自得意妄謂不愧古人然實恃先生之知愛故爾發此狂言語云目能見物而不能自見其睫苦不自知其紕繆處惟先生痛繩之諄切諄切即前沈公誌中究以先生之言去一句換二字矣亦可見不肯求教之誠也諄切諄切

與葛瑞五

焦先臥雪人以其不死爲異朝來大雨如注炊則無

米爨則無薪遂竟閉門高臥手訊來始驚寢而起此亦何減孝然耶千古而下又當作臥雨圖矣知即欲往鄧尉尚可少畱乎燒猪之約何時而踐笑笑

致靈巖老和尚

臣朔饑欲死函風歎無衣今日既已兼之而硜迂鄙性斷不欲以饑寒語人日來獨處一椽而牀牀屋漏幾廢坐臥此又是饑寒之外另一况味然既是人間世所有自不可不一嘗也附聞一笑

與友人

乙酉以後不弔喪者今遂至無處不弔匍匐恐後老兄幸爲我寄語問之曾與荀文若借面否

與古民上人

大士像畫上昔顧愷之鬪勝瓦官寺故畫維摩李龍眠過聽法秀爲畫馬洗過乃寫大士今吾畫此奉贈既無勝心亦無悔念真我胸空洞容渠數百輩古今人不知誰爲不相及也乞古老下一轉語

答瑞五

手教云木強而非機變誠然誠然第塗面喪心而更行之以木強又可燃耶所以市虎幻豔不待三人樂羊謗書寧止一篋怪怪奇奇可爲失笑也

又

承問弟棲止之所天池已不可復居今暫棲東渚依

家表伯張德仲先生德翁年七十矣其抗節嘗呼結襪而出奇不愧居鄴誠古人也即以弟今日孤踪孰肯相延而先生慨然假館故雖賃伯通之廡直是分邱成之宅矣

答周玉鳧儀部

畫社得藉主盟便覺增重多多許一觴一詠既足以暢我幽懷亦便覺易人觀聽事以人重乃至爾乎來月會期得即下榻草堂尤荷扁舟夜分遠歸雖古人高誼不以爲疲然使人悚息不可任如何如何

與古老

畫社周儀部爲之始盟固是山中雅集今法門諸大老遂欲把臂入林義不容辭竟是此世界中一盛事矣客謂或須另集不當入居士會中吾謂昔者陶謝宗雷可入遠公之社則胡爲今日法門諸大老不可入逸民之社乎屆期早過弗俟再速

答吳子佩遠

饑寒不可云植節不過是能植節中一端耳人果能藜藿不糝捉襟肘見而絕不動心則其定力自無不可詣故自可尚然孟夫子云貧賤不能移必自有不移者存非貧賤即是大丈夫也孟少孤云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此語最妙若云能饑能寒便是高節則彼乞丐者皆忠臣義士乎當今惟

弟可以言此惟兄能知此言爲不謬也

今吾家之饑與寒亦已極矣然吾之爲吾固自有在
豈徒云爾乎人不可以徒貧賤夫人且然况吾儕也
耶

答老和尚

天下有饑猶已饑之古聖之心也一切衆生病是故
我病古佛之心也今於法體違豫之時而必損大藥
以起采薪之憂山頭絕糧之際而必捐鉢粒以充采
薇之腹是殆兼二心而有之乎當之愧懼不知所任
遙望山頭稽首稽首

東瑞五

令長豚孟然代弔先師母之喪遂一登龍門惟吾兄
敦古人之誼教以隅坐隨行之禮勿作世法則感荷
無量弟童時惟婁東二張先生臯里楊先生能以此
相待弟至今佩之今古道淪亾惟賴吾一二人挽之
於既亾耳珍重珍重

致華山和尚藥翁

西華葛帔時軫至心東澗草廬亦資法惠每自拊分
何福臻茲感與愧并愧浮於感至於弘期過獎則又
沒齒佩之而勉思自策以副尊慈耳主臣主臣

與支山和尚

吾師今日法門之神羊也嚴氣正性凜凜冰霜令見者敬畏今者法門波靡道風掃地忽得支公一人振而起之所謂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信然信然周顛目隆公若霜下之松竹昔聞其語今見其人與筇在

得閒亭頗幽勝瓢笠棲止甚為得宜公案云第嫌其窄耳彼維摩丈室容八萬四千獅子座豈言窄乎靜以環堵為大在筇老自充然有餘地也

答筇老

弟向棲東渚止屋二間半時家口視今為多而房闔厨竈以及讀書之所接見賓客無不於此而居之充然有餘今居澗上草堂其為屋二十餘間而家口反減於昔而居之悠然甚適亦不覺其閭寂可見吾輩自有我在殊不以境遇為廣狹也彼境廣而廣境狹而狹實販夫賈豎耳又足道乎

又

人惟自有我在不為物轉故能素位而行自然不淫不移不屈觸處皆是不然茫茫滾滾毫無把柄豈不為境遇所動哉

又

聖與佛皆言無我而僕獨言有我者即聖人之所云素位而行釋門之所謂不為物轉也居易俟命素位

而行苟不有我則何以居何以素哉惟節老證之

與王雙白

不肖弟非不淡銘老和尚至心一者正當法門阨杌之時一者復值山頭困乏之際使老和尚時絀舉羸既已非宜俾不肖取之傷廉亦豈無愧故再四躊躇在弟分固不敢當義亦不敢居也幸切致老和尚收回成命竟已其事不然即交易既成弟斷斷不敢領也此白

致老和尚

雙白居士來述老和尚至心欲為枋曲成一枝之棲是猶餓者而與之食裸者而被之衣也寧不感切獨是山頭淡泊百端交迫之時不肖豈敢當此即老和尚相念極切不難剜肉相濟而枋拊分循襟萬不敢承故寧蹈不恭敢爾奉辭種種悉蒼眉居士口中統惟慈炤

東歸玄恭

坡老云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此段語最妙想見其胸中浩落之致但不知何以一轉念而遽自文曰吾儕為之便不類俗人乎弟年來頗悉個中况味第恨無一可慳則奈何嘗笑語所知曰吾若得如東坡但當學其慳悍然為之斷不學其自文謂不類俗人也寄此以資一撫掌

與惠而行

尊師書序足下詩序已成矣精微痛快處幾於筆歌墨舞致足樂也僕極愛足下之才而極欲有所裨益於足下故序中云云即不敢謂之古人之文不可謂非古人之道俟足下來面訂之可也

與愍莖上人

沽酒以遲陶令既甚非謂而必使陶令攢眉亦甚非情莫如惠之以秫俾其苦饑則以煮糜耽醉則以釀酒寧不甚善只此則愍公之過於遠公多矣吾嘗謂淵明爲晉徵士翛然絕塵固自千古吾獨怪其飲王弘之酒若徐子滄桑二十八年未嘗露世味一滴是不特愍公之過於遠公即徐子亦過於淵明也昨承惠秫書此爲謝并博一笑

與雪公

向見梁武帝與華陽隱居論書法其評隲古人過覈疑其言之過近於鼎帖中見梁武書其神妙不讓右軍始歎古人未有能言而不能行者雪公閒中幸一展閱不特取其書法亦以見古人之所存也

答玄恭

索畫扇而詠及待雪因待雪而語及回天玄老真放言矣乎第不肖弟其何以當之回春寒谷而飛霜暑路精誠能變天地於俄頃而子卿噉雪十九年偉元

廬墓不西向者畢世而天又漠然若無聞吾於今者
幾三十年天將回徐子乎抑畢竟徐子回天也惟玄
老爲能斷之

已酉冬天氣甚暖玄恭忽來云待雪靈巖且出扇索畫雪景因贈絕
句爲望同雲住半途連朝晴旭麗高衢知君素有回天志急掃吳山
飛雪

與葛瑞五

弟託庇粗安惟以饑驅食力碌碌良苦然所最幸者
匝歲絕炊強半而歲時魚菽必供室中鎮日長饑而
塾席首藉必飽當一笑而領之也

與二弟貫時

時移居葦

昔人云寧可一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先公嘗

云寧可幾日不讀書不可架上一刻無書皆千古名
語也猶吾兩人寧居一處而不會面豈容一刻有異
林之感乎即會面較數自不能釋吾心之愆如也

與楊明遠

昨見長君答札文筆楚楚殊可喜然老夫有一言進
之必從此而擴克之勿局促于此便成文章矣總之
文章猶龍可大可小可長可短可繁可簡可雅可俗
始得寄語長君努力自愛

與葛瑞五

拙文獎誦過當是真語耶承於周氏全孝傳中摘出
過房二字下問益見老兄精心極矣虛懷極矣此二

字出元史九十七卷食貨志鈔法中弟於三十年前
讀廿一史頗復記憶故用之耳

答楊明遠

作文非比賣畫苟非灼然信之於心而出之則其辭
必不達其文必不傳况若死忠死孝何等大節何等
關係而敢冒昧命筆乎此非尋常諛墓之比也不肖
弟自恨土室四十年聞見寡陋平時不能搜討逸事
以致猝然不能應兄之命也願少安之俟吾灼然有
信於心自然奮腕操觚大書特書耳如何如何來銀
冊子俱壁上幸鑒入刻下正當奇阨朝饗莫辨五口
嗷嗷然吾道固爾知兄弗怪也不盡

與周叔寧

血疏題語耑冊屬書具勿鄭重至意所以遲遲報命
者生平一言片語不欲草草塞責何况於此茲者竭
我所知以綴數行自謂可附忠介公之汗簡芸齋之
血書以不朽而無愧者語云士伸於知己故於喬梓
前發此狂言也

居易堂集卷之四終

